



我已经结婚了
我心情还不好
DOPPLER

Erlend Loe [挪] 阿澜·卢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 宁蒙 译

我已经结婚了
我心情还不好
DOPPLER

Erlend Loe【挪】阿澜·卢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宁蒙 译

Doppler by Erlend Loe

Copyright©CAPPELEN DAMM AS 2004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©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1-2014-227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心情还不好 / （挪）阿澜·卢著；
宁蒙译. — 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4.11
ISBN 978-7-5339-4050-8

I. ①我… II. ①阿… ②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227369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特约监制 冯 倩
特约编辑 银 子
封面设计 友 雅
内文制作 弘果文化

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心情还不好
〔挪〕阿澜·卢 著 宁 蒙 译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字数 136千字

印张 7.375

插页 10

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050-8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森林可爱黑暗且深。

但我必须信守承诺。

睡前还有长路要走。

睡前还有长路要走。

——罗伯特·弗罗斯特

目
录

001	十一月
060	十二月
138	一月
142	二月
166	三月
186	四月和五月

十一月

我的父亲死了。

昨天我手刃了一头驼鹿。

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不是它就是我。我饿坏了。其实我都开始瘦了。前一夜我在山下的玛丽谷，从一处院子里取稻草。我用我的刀割开稻草垛，装满背包，然后睡了一会儿。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起身来到营地东侧的洼地里，在一个预先选好的地方铺下稻草作饵，早就认定那是绝佳的藏身之处。之后我趴在洼地边缘守

了几个小时。我知道这里有驼鹿出没。我见过它们。它们甚至一直走到帐篷边。它们在山坡上游荡，多多少少跟随着自己理性的直觉。总是在路上——这些驼鹿。它们似乎相信别处会更好。它们或许是对的。最后总算来了一头，身后跟着小鹿。小鹿也在让我有些意外。预想的情况中没有它。但是它在。风向绝佳。我用嘴叼着刀子，不是小刀，是大的，一把大刀，等待着。驼鹿慢悠悠朝我踱来。时不时在乱石堆和洼地里的小桦树上啃上两口。最后它站到那儿。就在我脚下。真他妈大。驼鹿都很大。总是容易忘记它们有多大。于是我跳到它背上。我当然已经在脑子里把过程演练了十几遍。我预料到它不喜欢这样，它要逃跑。确实如此。但还没等它加速，我已经把刀子插进了它的脑袋。就这么一下子，刀子穿过驼鹿脑壳扎进脑仁，

就这么插在那儿像一顶奇怪的小帽子。我跳下来爬上一块大石头，看着那头驼鹿回顾自己的一生：所有饮食无忧的美好时光、阳光充足的慵懒夏日、秋后与公鹿之间的短暂爱情，以及之后的寂寞；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喜悦，但还有早年冬季的疲惫，以及烦躁——据我所知这是最不安的因素，得以逃离这些因素或许对它来说是种解脱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它倒下前短暂的几秒钟内。

我站在那儿看了它一会儿，还有那头没有逃跑的小鹿，它就站在已死去的母亲跟前，并不完全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感到一阵不快且陌生的兴奋。虽然我已经在这儿露宿多时，但这还是我第一次杀戮，这下我可杀了头大动物，挪威最大的动物，大概吧。兴奋与我的良知斗争着，我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利用了大自然，很可能索取的比我能够归

还的多，反正短期内是这样，这让我很不喜欢。事物之间本应是平衡的。但饥饿就是饥饿，我宁可以后再报答。我这么想着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赶走幼鹿，之后才从驼鹿的脑颅上抽出刀子，把死去的驼鹿开膛破肚。一大堆内脏滚了出来，我切下一块肚腩生吃了。当时当场。印第安人做派。之后我尽可能多地切了一些趁手的小块儿，运到帐篷，从那儿拿来斧子，把剩下的给劈了。天黑前我把整头动物都运到了营地。我用篝火煎了大块的肉，几星期以来头一回吃了顿饱的。剩下的肉我都挂到前几天造好的原始熏炉里熏着。然后我就睡了。

今天醒来的时候，听见小鹿在帐篷外。我还能听见它在。不敢起床。我没法正视它的眼睛。

我也不能就这么躺着。我需要牛奶。脱脂牛

奶。没有牛奶我运转不良。我会变得烦躁易怒。我很清楚自己必须下山混迹人群才能搞到牛奶。我只好不得已而为之，牛奶非要不可。于是我像个正常人那样下山来到宇乐沃球场¹。以前不说每天吧，也算是经常去，但自从我——好吧，怎么说呢，自从我搬到森林里来以后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么做了，我住在森林里——我去那儿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原因之一是我没钱，之二是不想和人打交道。他们特让我反感。越来越这样。但牛奶我非要不可。我父亲也喝牛奶。但现在他死了。

我能不断听见小鹿在帐篷外的声音。它用一种活跃吵闹的方式报复我。它想把我逼疯。我却钻进睡袋更深处，并系紧袋口，我和身外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空洞。我出不去，世界也进不来，我像婴

1. 宇乐沃球场，挪威国家足球场，挪威国家队和奥斯陆瓦勒伦加队的主场。

儿般悄无声息若无其事地躺了一阵。但小鹿并不罢休。它就一直站着，站着。于是我就得撒尿了。老天，那不过是头幼鹿，我自言自语。为什么我，一个成年男人，要为杀死一头驼鹿而良心不安？这是物竞天择。这头小鹿必须学会这个，它应该感到高兴，教给它的是我，多普勒。如果是另一个更不择手段的家伙，可能连它一起都捎带了。

我出去撒尿。总是去同一个地方。在帐篷后面的平石板上。通常我能从那儿眺望整座城市和峡湾，但现在不行，因为有雾。完全忽视小鹿的存在。我就是简简单单地当它不在那儿。我撒尿时它紧张地跟着。我试图背对它，但它肯定瞥到了一眼，并且还没看够。它挪了几步，换了个角度观察。我转开，但小鹿跟着转。就好像它要确认自己没看走眼。跟所有那些人一样。这就是我人生的传

奇。好吧，见鬼去，我说着话转向它，裤子挂到膝盖，手举在空中。看呀，我说，现在好了？看够了吗？满意了？

但那个无礼的小畜生并不满意。它瞪我。对于来自驼鹿的侮辱，我的容忍度是有限的。斧子插在一棵树上，伸手就能够到，我抄起它用足力气朝小鹿挥去。它往边上一躲，然后跑进树丛。

生活教会我欲盖弥彰的道理，所以还不如趁早交代：我有一根大棒。

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我有一柄——不说巨形吧——也算得上出众的生殖器。

简而言之，一根大屌。

我一直随身携带。它很大。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。又长又重。还粗。总的来说就是大。

学校里他们叫我大扁多普勒。

好在已是多年前。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受此困扰。但这曾是我的隐痛。我本来有很多其他特点希望别人关注。

大扁多普勒。

其实再次想起这些让我非常恼火。我已经不想它很久了。该死的驼鹿。它要是再回来，看我不砍掉它的脑袋。

昨天我没喝到牛奶。我花了一整天追踪那头该死的小鹿。我把它唬进森林之后不久它又跑了回来。让我恼火的是它在帐篷外站了几个小时。它跟山下松恩湖高中的学生没什么两样——那个看上去可以抚平一切创伤的地方。我年复一年骑车经过那里。现在要是我乐意并且没有雾的话，拿个望远镜

就能看见。学生们总是站在角落里，用一种尴尬不安的方式流连着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直到上课铃响。要是小鹿能搞到烟，它一定二话不说就抽上了。它独自留在世上，开始渐渐意识到世界是残酷的，它看不到任何未来和活着的意义。它把挫折感发泄到我身上当然是不成熟的，但还能指望什么呢？不管怎么说它还只是个孩子。

过不多久我的耐性就空槽了，管它是不是孩子。我非常冷静地穿上夹克衫，手举斧子冲了出去，但是小畜生又逃跑了。我在山冈上转着圈追了它好几个小时。我们从智慧岭下山到松恩湖，甚至都快爬上宇乐沃牧场¹。GPS显示我们以超过十二公里的时速跨越将近五英里。披荆斩棘翻山越岭。回到帐篷之前天就已经黑了，筋疲力尽。小鹿不久后

1. 宇乐沃牧场，奥斯陆远郊北马卡的一座咖啡馆，是供郊游渔猎的人休憩用的。该咖啡馆于1927年在原大宇乐沃农庄的牧场上建成，并一直沿用牧场的名称。

再次现身的时候我已经黔驴技穷了。我投降。当晚我们一起睡在帐篷里。小鹿提供了惊人的热量。我大半夜都用它当枕头，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们俩躺在那儿，以我从未在人类那儿体验过的亲密注视着对方。我觉得我在老婆那儿都没体验到。哪怕在关系伊始的时候都没有。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我为夺走它母亲的性命向它道歉，并让它不必再害怕，从此它可以来去自如。

小鹿自然什么都没说。它只是用硕大的、充满谅解的眼睛看着我。

拥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是幸运的。

昨天我们躺在帐篷里闲聊了一整天。我给小鹿喂水，还给它找来谷物和多汁的树皮，而我自己篝火上煎了些大块的肉。我一边梳理着它

的皮毛一边耐心地对它讲解，既然人类捕杀驼鹿已经几千年，那就说明这不是闹着玩的，而是单纯出于生存需要。如果放任鹿群肆意繁殖，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，我说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但我觉得在哪儿听说或读到过，于是我就这么说了，我说要是出现太多驼鹿，就会开始传播疾病，既有生理上的又有心理上的，最终森林里就会出现非常糟糕的状况。你自己看看，我对小鹿说，话说它应该有个名字，我得给它起个名字，但我现在只好说，你自己看看：成群结队或染病或脑残的驼鹿以食而争喧嚣四散，卑劣地违反各种森林法律和驼鹿规章。谁都不想这样。所以我的祖先要猎鹿，所以如今我们还在猎鹿，我说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赖鹿肉和皮毛以生存，我低声补充道，但我们还在继续这么做。我

们觉得去森林里猎鹿很惬意。我知道猎人之间都有诚挚的友谊，我说，这已经成为某种习俗。我们出于旧习而继续这么做。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后果恶化，我之前提到过。就是这样。但我杀死你的母亲并非出于旧习。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。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而且自从蓝莓季节结束之后就没怎么吃饱过。很抱歉我动了刀，我说。这么残忍实在没必要，但我没有枪，而且我也不会射击。要是你怨恨我并且纠结于对我的极端情绪之中，我非常理解。这是人之常情。你必须自己体会这些情感并划清应有的界限。但你应该知道，我愿意支持你度过这段困难时期，我说。另外，停顿片刻后我接着说，本来你的母亲就快要剪断你们之间的“脐带”了。她会把你从身边撵走并求你离开。因为你们驼鹿就是这样。你们看